

砂拉越華人歷史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

〈砂拉越華人歷史與社會研討會〉籌備會名錄

顧問：丹斯里拿督張曉卿、拿督劉會幹、拿督劉賢英、拿督陳仁華
主席：許贊禮醫生
秘書：劉世南
財政：陳文德
論文組：黃生光、朱敏華、蔡存堆、陳錫監
文書組：蔡增聰、吳誥賜、黃孟禮
報到組：林志平
場地組：余雪興、劉彬
攝影：余雪興
接待組：孫春富、游思明、黃生光

《砂拉越華人歷史與社會研討會》議程

日期：2000年10月29日(星期日)

地點：詩巫彭城劉氏公會彭城堂

08：00AM-參加者報到

08：35AM-開幕致詞：贊助人暨本會會長邦曼查拿督劉賢英

08：50AM-茶敘

09：15AM-講題一：惠東人的移居與發展

主講人：房漢佳 主持人：鍾月珠

09：50AM-講題二：十九世紀中末，二十世紀初的成邦江華社：

新巴務華人墓山碑文的輪廓

主講人：吳誥賜 主持人：田英成

10：25AM-講題三：砂拉越海南人的社會活動及職業形態的演變

主講人：田英成 主持人：朱敏華

11：00AM-講題四：適者生存：談華文獨中教育的求新求變

主講人：房年勝 主持人：房漢佳

11：35AM-講題五：衛理公會與拉讓江流域教育的發展

主講人：黃孟禮 主持人：陳錫監

12：05PM-午餐

01：00PM-講題六：福州墾場與廣東墾場：其初期管理制度及績效的比較

主講人：朱敏華 主持人：蔡增聰

01：35PM-講題七：砂拉越華人的傳統民間信仰

主講人：鍾月珠 主持人：蔡存堆

02：10PM-講題八：十九世紀布洛克王朝拓疆時期，福建、潮州商業勢力的拓展

主講人：蔡增聰 主持人：吳誥賜

02：45PM-休息

03：00PM-綜合討論及交流

主持人：許贊禮醫生

03：30PM-頒贈紀念狀及攝影留念

03：45PM-結束

開幕致詞

活動贊助人

本會長邦曼查拿督劉賢英

籌委會主席暨本會秘書長許贊禮醫生、工作小組同仁、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很高興看到這次研討會，能獲得大家熱烈的支持與參與。本人謹代表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向各位表示誠摯的歡迎。

大家都知道，文協自成立以來，對於砂拉越華人的研究工作，向來極為重視，這十年來，本會藉著資料的蒐集、書籍的出版以及研討會的舉行，雖然不敢說已使砂拉越華人研究蔚成風氣；但多少已使到更多人理解到，整理、保存及研究本身歷史與社會的重要性。

最近幾年，砂拉越華人歷史與社會，開始成為了國外學者所注意的一個研究課題，由台灣學者所出版的相關著作，目前至少已有兩種；更多的研究成果肯定將在未來數年，陸續問世；這固然是一件可喜的現象，但也不免引發我們去加以省思，該如何去激發及鼓勵更多本地華人學術工作者，來共同朝這個方向去努力，以便能與國外學者的研究接軌，相互交流、切磋；而不僅僅只是扮演旁觀者或資料提供者的角色。這次的研討會，我認為可以視為是朝向上述目標的一項良好嘗試。

今天所將宣讀的八篇論文，內容涵蓋了砂拉越華族方言群、教育、宗教等議題；從中可以讓我們領略到，本地學術工作者為提昇本地華人研究學術水平所付出的心血。我期望類似的研討會，能發展成為一項年會或雙年會性質的學術活動，以便提供場合，讓本地學術工作者定期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

在加強砂拉越華人研究工作上，文協可以扮演多方面的角色，自成立以來，我們便注意資料的蒐集及整理，以便能設立資料庫，方便研究者之查閱，這一項工作到目前為止，已有了一定的成績；在出版方面，過去十年來以本會名義出版的著作已經多達 40 餘種。我們希望在條件允許之下，往後能繼續出版更多砂拉越華人研究的著作。

另外，從長遠來看，設立學術研究基金，有系統的推行砂拉越華人專題研究，應當是我們必須達致的一項目標，州內一些族群在這方面，已走在我們前頭，我們深信如能獲得華社的支持，實現這項目標應該是指日可待的。

本會歷史。民俗組此次策劃這項研討會，花費心力不少，對他們的辛勤，我要代表本會表示感謝，另外，各地學術工作者應邀提呈論文，促成此項研討會的召開，更要致以衷心的謝意。最後，本人謹祝研討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砂拉越華人歷史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

目次

籌委會名錄	
研討會議程	
開幕致詞-----	砂華文協會長拿督劉賢英
惠東安人的移居及發展-----	房漢佳/01
十九世紀中末、二十世紀初的成邦江華社：新巴務華人墓山	
碑文中的輪廓-----	吳詒賜/11
福州墾場與廣東墾場：其初期管理制度及績效的比較與研究-----	朱敏華/21
砂拉越華人的傳統民間信仰-----	鍾月珠/36
十九世紀布洛克王朝拓疆時期，福建、潮州商業勢力之拓展-----	蔡增聰/41
適者生存：談華文獨中教育的求新求變-----	房年勝/52
衛理公會與拉讓江流域教育的發展-----	黃孟禮/58
砂拉越海南人的社會活動與職業形態的演變-----	田英成/00

一、前言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負責人要我在今年（2000年）十月舉行的“砂拉越華人歷史與社會研討會”上提呈一篇論文，並且指明要我論述一所公會的歷史，我決定談談較為知的砂拉越與第一個華族墾場的歷史，和這批華族墾殖民的社會發展概況，當作是對砂拉越華族歷史的一頁記錄。

二、惠東安人移居砂拉越

砂拉越自一八五七年發生石隆門華族礦工事件以後，經濟便一蹶不振。一八六八年，查爾士·布律克即位，成為砂拉越第二任拉者。他即位後，勵精圖治，銳意振興砂拉越的經濟。他認為只有發展農業，增加稅收，才能使砂拉越擺脫經濟困境。要發展農業，就必須招聘華人，前來墾殖。所以，在第二拉者統治時期，砂拉越先後設立了四個華族墾場。

第一個墾場於一八九八年在砂拉越古晉近郊的鹽柴港設立。

一八九八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砂拉越憲報有以下的一段報導：

數月前我們所宣佈的一批客家人現在已經來到，人數是五十位。希望最終會有一百五十個家庭到砂拉越來定居。政府已經撥出一百五十英畝的土地給已來到的人，並且建議在他們的附近地方設立一間米較廠，使他們所生產的稻米可以直接遞送到消費者手上。（註一）

愛達·格林在一九零九年出版的《婆羅洲——河流與棕櫚的土地》書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十年前，一百個中國客家人被砂拉越政府徵聘到來，以介紹種稻的新方法，他們在中國已經入了教。（註二）

砂拉越古晉聖公會的副總監阿瑟·沙普在他所著的《早晨的飛翔》一書中，對於這批客家移民和他們的墾場就有比較詳細的敘述，主要的原因是這批客家移民在抵步不久之後，即加入了聖公會，而他正是於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零年期間在古晉聖公會的聖多瑪大教堂擔任傳教工作。他在書中寫道：

就在這時候，越來越多的華族移民到來砂拉越定居，從事農業，種植稻穀，胡椒，樹膠等等，當時還有廣大的未曾開墾的土地。首批抵達的客家人，包括路德教會的基督教徒。他們在距離古晉二英哩至五英哩的地方定居下來，而且非常高興發現有一座他們能夠去做禮拜的教堂。

然而，語言的困難似乎難以克服。我已經夠忙了，我需要很長的時間（如果有可能）才能

學好客家話來教導他們。當時，我高興地聽說他們帶了一位教師同來；一位名叫江貴恩的文雅人士。我能否使他成為聖公會的傳教師呢？我和他接觸後，發現他非常渴望相助。我們最初真正是如何進行溝通我已記不得了。但是，我可確實知道他是以學習馬來語開始，使我們可以交談，而且他在上海美國聖公會學院華文翻譯的教會教義幫助下，証明自己適合與勝任聖公會教會傳教師的工作。他傳教的結果，使我們教會在不久之後，每逢星期日十一點，便坐滿華人婦女，嬰孩和男人會眾，他們之中很多是從三英哩或四英哩外步行到來的。

準備道理是很有趣的。我在新加坡所使用的馬來會話得到改進和加強，一位親切年老的馬來語文教師大概是每星期給我上兩個早晨的課。貴恩很快便學會砂拉越的馬來會話，因此，我利用羅馬字母拼音的馬來書，扮演語文教師的角色，直到我們兩個能夠以馬來語自由自在地交談和較容易地閱讀馬來文書籍。因此，對我們華人會眾的佈道與教導就需要用英文思考：為貴恩翻譯成馬來文，而由他從馬來文翻譯為華人的客家方言。然而，儘管有這種困難，這些新入教者的領洗準備卻進行得很順利，第二年，貴恩即帶領一大批去見主教，領受堅振禮。在三英哩外的地方，他們為信仰基督教的華人創了一所學校。（作者按：這是於一八九九年在鹽柴港墾場創立的嘉倫學校）。起初他們要經過一番奮鬥才能維持它，現在，當我寫這部書時，這間學校已具備相當的規模，作出許多貢獻，而且具有五十年卓有成就的歷史。（註三）

這批客家人是很特殊的族群，外國人稱他們為客家人，其他籍貫的華人稱他們為新安人，新安是中國廣東省珠江口的一個縣，本來是東莞縣的一部份，後來從東莞分割出來，獨立成縣，現在稱為寶安縣。這批客家人則習慣自稱為東歸新人，東是東莞縣，歸是歸善縣，現在稱為惠陽縣，新是新安縣，即現在的寶安縣，由於這三個縣現在已稱為惠陽縣，東莞縣和寶安縣。所以，這三屬人士就稱為惠東安人，他們所創立的公會就稱為惠東安公會。

這批客家人在中國時已經加入了德國路德教派的巴錫教會(Basel church) 他們的同鄉在太平天國敗亡後由教會接應，大批移居到北婆羅洲，洪仁玕的朋友李正高就是最早抵達北婆羅洲古達的其中一個。直到今天，沙巴的客家人仍然信奉巴錫教，他們的新安客家話還成了當地最流行的方言。

其實砂拉越的客家人有很多種，目前已經擁有本身公會組織的客家人有嘉應州人，大埔人，惠東安人，河婆人，廣寧人，龍川人等，此外，砂拉越還有許多客家人來自其他不同的縣份，操著歧異的方音，這是外國人，甚至華族的其他籍貫人士所難以分辨的，所以英文文件或英文著作都只稱惠東安人為客家人，或是為了區別起見而在“客家人”之前冠上“信奉基督教的”一個形容詞。

三、 鹽柴港(Sungai Maong)墾場的開發

首批五十名惠東安人於一八九八年九月抵步後，由砂拉越政府在鹽柴港撥給一百五十英畝土地，充作耕種用途，同時也贈送木材和亞答葉，以作為建造房屋的材料，此外，政府在墾場設立初期，還給予墾殖民津貼。

一般書上都稱說一百名客家人於一八九八年來砂拉越墾殖。事實上,第一批的集體移民只有五十位,而隨後到來的人數卻遠遠超過一百名。

鹽柴港(Sungai Maong)是砂拉越河右岸的一條支流,離古晉市大約有兩英哩。這鹽柴港分為左右兩條小支流,一條通往石角路,另一條遠至實膽檳。鹽柴港下游多沼澤地帶,上游則多山丘。河流流經的地方,土質膏腴,適合農耕。這裡離開市區雖然只有兩三英哩的路程,但是,在惠東安人到來墾殖時,卻仍然是一片未經開發的莽莽蕪蕪的曠野。

後來,惠東安人陸續來到,有的直接從中國移居到這裡,有的從馬來亞,北婆羅洲等地遷徙而至。他們的墾場也從鹽柴港擴展到石角路,大石路四英哩的煤炭路,古晉幹路的房屋山,實膽檳,石隆門路的長楠,晉連路七英哩的老港下,十英哩至十二英哩一帶地方及馬當。由於惠東安人移居的歷史較早,所以他們的墾場都是在古晉市的近郊。惠東安人種植的農作物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稻穀,胡椒,樹膠之外,還有蔬菜,果樹,黃梨,魚藤,甘蜜,等等。們也飼養淡水魚類,豬隻和雞鴨等。

惠東安人是出色的農業生產者,這也是他們受邀到砂拉越來墾殖的原因。當年他們所生產的蔬菜,供應整個古晉市市民的需求。砂拉越政府特別為他們在新巴剎的河畔建造了一座菜市場,從戰前以迄於戰後,在這市場售賣青菜的幾乎都是惠東安人。

惠東安人也種植魚藤,這種植物的根所產生乳白色的汁,是當時最流行的殺蟲劑,種植蔬菜,果樹和胡椒都需要使用它來除蟲。在河上舉行毒魚盛會時更少不了它。

惠東安人所種植的甘蜜在當時的農業經濟領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甘蜜是一種灌木,葉子在大鍋裡煮爛,凝固成塊後,可以作藥材,可以當食物,也可以作染料。石角路一帶曾是惠東安人大量生產甘蜜的地方,該地因此而稱為“甘蜜山”。新巴剎的街路稱為甘蜜街,也與當年惠東安人種植甘蜜有直接的關係。

前文提到,這些惠東安人在中國時已經信奉基督教,是巴錫教教徒。而,他們並沒有把教會也一併帶來。所以,當他們抵步以後,就像是一群沒有牧者的羔羊。公會和天主教會隨即競相向他們傳教。二拉者查爾士·布律克為此而頗不高興,指責他們妨礙這批新移民的工作。後,聖公會的副總監阿瑟·沙普成功使江貴恩成為傳教師。江貴恩帶領大部份的惠東安人進了聖公會,並且於一八九九年七月二日與其他五十四位惠東安人一同領受堅振禮。一部份惠東安人進了天主教。後來,還有好一些居住在三英哩和石角路的惠東安人進入座落在三英哩的安息會。些信奉基督教的惠東安人,還為華文教育作出很大的貢獻。

江貴恩是中國廣東省東莞縣的李朗村人,他在中國時,在巴錫教會接受基督教教育。後來他在家鄉李朗受到李察斯(R. Richards)的徵募而於一八九八年到北婆羅洲的古達服務。不久之後,他便調到砂拉越古晉,以協助惠東安人墾殖民。

江貴恩成為古晉聖公會的傳教會的傳教師以後,就積極從事傳教工作,經常來往新堯灣,武梳,石隆門等地的客家人社區,宣傳福音。

這時候,古晉聖公會在華人的建議下設立一間書店,售賣華文基督教書刊。一九零七年,這間書店擴展為華人協會,會所設在漢陽街,拉者木達查爾士·梵納·布律克是這個華人協會的贊助人。後來,因為英文世俗學校校長指稱華人協會是秘密的革命組織,江貴恩因為涉及鼓勵革命思想而被拉者木達驅逐出境。公會據理力辯,使江貴恩不久重回砂

拉越。(註四)

後來，江貴恩被派到廣州的聖保祿學院進修，而於一九一三年回來，並於這一年二月晉升為執事，從此不再輕易被驅逐出境。(註五)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江貴恩再晉升為牧師。(註六)

這時候，江貴恩不但是一個卓越的宗教領袖，也是古晉社會的著名人士。

一九三五年，江貴恩告老還鄉，回去中國。他到海南島，為窮人開闢墾場。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他在海南島逝世。(註七)

除了宗教信仰以外，我們也必須談一談惠東安人的教育。

華人向來非常重視本身的文化與教育，而惠東安人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尤其特出，這是因為除了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之外，他們還受到宗教教育的影響。基督教教會往往也設立學校，以教育會眾的女子，同時勸勉會眾送子女上學。這種情形之下，當年的惠東安人不論多麼窮苦，也讓子女上學讀書。為這個緣故，到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惠東安人之中，便人才輩出，在文化教育領域和政府部門中，都有惠東安人在擔任要職。種情形，一直持續到殖民地時代。

一八九九年，惠東安人即在鹽柴港墾場設立一所華文學校。第一任校長是黃承歡在任時間長達二十七年，直到一九二六年退休為止。學校創立之初，因為學生人數少，經費短絀，設備也簡陋。一九一三年，慕娘有限公司的一個職員嘉倫先生(Mr Garland)贈送三百英鎊給該校，該校因此才能建造一幢新校舍。了感念嘉倫先生，該校乃取名為“嘉倫學校”(Garland School)。

嘉倫學校是一所教會學校，它的課程除了一般性的華校科目之外，還有一科教理，黃承歡校長也擔任教導這個科目。此外，聖公會的牧師也經常到來講道理和主持聖餐。一九三五年，江貴恩牧師返回中國之後，就由張恩祥牧師，張恩傳教師等任這個職務，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四、五月間受到日本憲兵的威脅之後，張恩傳教師才迫停止在嘉倫學校的佈道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戰爭結束，鹽柴港的惠東安基督教徒在管理嘉倫學校兩年之後，於一九四八年初把管理權交回給教會。葉雨亭先生在這個時候被聘請為嘉倫學校校長。

為了能夠招收到更多的學生，嘉倫學校於一九五八年從鹽柴港遷往石角路。然而，附近地區已經有兩間華文小學，嘉倫學校的招生仍然不理想，葉雨亭校長因此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將嘉倫學校改為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的學校。(註八)在鹽柴港時代的嘉倫學校，雖然規模不大，但培養出許多人才，其中不少是高級公務員。

四、惠東安人創辦的培育學校

惠東安人創辦的第二間學校是培育學校。談到培育學校的創立，我們不能不提到一批安息會(SDA)的惠東安教友和一批真光學校的惠東安師生。

一般官方記錄，如教育部的年報，都說真光學校創辦於一九二六年，但是，安息

會的牧師和前任真光學校校長張孫茂先生在訪談中告訴我說，安息會和真光學校都是在一九二五年創立，地點是古晉的雅達街，後來才搬遷到大石路三哩地方的現址，註冊日期則比較遲。

三哩地區和石角路，與鹽柴港相連，居民都是惠東安人。惠東安人稱三哩地方為“三條石”。在大石路與石角路接連處，有一座山頭，惠東安人叫這個高地做“三條石坳頂”，當年是一個陡峻的山嶺，騎腳踏車的人，到了半坡，都得跳下來推著車子上嶺去。現在這個山頭已被削低了。

以前，從三哩火車路到三條石坳頂的這一段馬路旁，有數間亞答木板店屋，散落其間。李宗安號的老板李春榜先生告訴我說，三條石最早的幾家商店是李宗安雜貨店，巨安茶店，南記理髮店，萬裕興腳車店，羅氏開的打鐵店，溫慈憐氏開的糖果店（溫慈憐先生的令次郎純文先生告訴我說，該店是他的姨丈回中國時送給他父親的），此外，還有農業商務公司等。

這個座落在三哩的巴剎，我們至今仍然稱為“三條石巴剎”政府的正式名稱則是“鹽柴港巴剎”（Bazaar Maong），鹽柴港的右支流就是流經附近的地方。

培育學校早期的學生王維善先生告訴我，培育學校創辦於一九三二年，而於一九三六年遷至四哩半。培育學校的創辦人是卓蔚南先生；培育學校的校名也是他取的。他的岳父溫慈憐先生對於創立和發展培育學校作出極大的貢獻。他們都是惠東安人和安息會的教友。卓蔚南先生當時是真光學校的華文教師。

為了要了解卓蔚南先生創辦培育學校的經過，我曾經先後訪問過沈玉芳先生，羅漢新先生和楊賜和先生三位真光學校的校友。他們都是惠東安人，其中楊賜和先生是溫慈憐的女婿，與卓蔚南先生有連襟之誼，而且也是安息會的教友。綜合他們所談的內容，可以知道卓蔚南先生創辦培育學校的原因和它初期發展的梗概。

卓蔚南先生本來是在真光學校教導華文，因為學校改制，將兩節華文課減少為一節，使他感到不滿而離開，一批學生也因此而退學。卓蔚南先生於是在真光學校對面的三條石坳頂，溫慈憐先生住家附近創辦一所華文的培育學校，校舍靠近馬路，朝向火車路，當年培育學校的足球場，就建在今天停車場附近的地方。

培育學校在三條石坳頂開辦了數年之後，因為缺少學生，卓蔚南先生決定遷往他處：這時四哩至六哩地方的民眾正因為子弟沒有學校讀書而苦惱，在這種情形之下，卓蔚南先生乃將學校遷往朋里遜路四哩半。他不但獲得大路旁的一塊土地作為校址，而且得到黃少金，房敬廷，謝廉，葉連，陳添，李四，吳行等地方人士的大力協助，建造了一棟鹽柴屋瓦的堂皇校舍。卓蔚南先生在新校址任教一段時期之後才離職，後來接掌培育學校的校長有葉雨亭和吳家頌兩位先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攻佔古晉，砂拉越淪陷，培育學校也跟著關閉。

在日本統治時期，培育學校的校舍被日本人當作飛機庫，置放飛機殘骸，李春榜先生告訴我說：培育學校也駐紮著一批日本兵。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砂拉越光復，翌年，培育學校復課。當地的熱心人士合力把日本飛機從校舍推到操場上，學生才能有教室上課。李春榜先生說，那些日本機殘骸最後為本地廣成昌醬油廠的老板謝先生所收購。當時還沒有運輸的車輛，只依靠人力把飛機

緩緩地從培育學校的操場推到砂篤路的海南村裡。

戰後，培育學校的校長是郭瑞意先生，教務主任是賴昭道先生，全校只有兩個老師。不久之後，古晉所有的華文小學都改稱為中華公學，再冠上地方名就成為該校的全稱，培育學校也在這時候改稱為四哩半中華公學。隨著地方的發展和人口的激增，四哩半中華公學現在已經成為一間現代的大型華文學校了。

卓蔚南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到晉連路十九哩中華公學任教。數年之後，他離職時，由沈玉芳先生繼任。

五、惠東安公會的成立與發展

古晉惠東安公會是由惠陽，東莞和寶安三屬人士所組成的公會。在戰前，惠東安人士已經在倡議組織公會，但是，由於當時三屬人士多數在鄉村務農，交通不便，聯絡困難，缺乏集會結社所需的條件，使成立公會的倡議無法實現。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惠東安人在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都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在社會工作與民事服務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現。所以，當一批惠東安人領袖倡議成立公會時，即獲得鄉親的熱烈支持，而於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五日組成古晉惠東安公會，並於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獲得政府社團註冊官的批准而正式成立。

惠東安公會的發展可以說是很順利和迅速。一九七四年，公會成立會所基金委員會，進行籌募基金，以購置會所。一九七五年即購獲在古晉砂篤路的一間三層樓店屋作為會所，並於同年三月八日正式遷入啓用。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日，惠東安公會成立教育組，頒發獎勵金以鼓勵同鄉子女努力向學，同時也頒發助學金，以協助家境清寒的同鄉子女完成學業。此外，會考成績優異的同鄉子女也獲得大馬東安會館聯合會所頒發的獎勵金。教育組經常舉辦各種文化與教育活動，以促進公會的會務發展和提升公會功能。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古晉惠東安人公會青年團成立，目的在鼓勵三屬青年積極參與公會活動，協助母會推展會務，並且成為公會未來的接班人。青年團成立以後，即展開各種活動，參與各項服務，同時也協助其他屬會青年團主辦青年活動。古晉惠東安公會青年團也是大馬東安會館聯合會青年團總團的發起人之一，團長房曉青選為首任總團長。古晉惠東安公會的歷屆青年團都有良好表現，貢獻卓著，多次得到褒獎。

惠東安公會的婦女組成立於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一日。婦女組成立以後，便積極展開活動，成立小組訪問鄉親父老，組織婦女活動，參與其他鄉團主辦的社會服務，舉辦雙親節和同鄉子女學藝賽，參加生活營，出席世界東安壠親大會等，是一個很活躍的婦女組織，很受到社會的重視。

為了提倡和推動健康文娛活動，古晉惠東安人公會最近成立了康樂組。

由於公會發展迅速，會員人數已由創立時的一百多名增加至目前的八百名，使原有的會所已無法容納所有參與活動的會員，因此，惠東安公會最近已在三條石的一商業大廈內買下兩個相連的單位作為新會所，使公會在新的千禧年裡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今年是惠東安公會成立第三十週年。三十年來，在歷屆執委的合作與努力下，會務獲

得良好的發展，成就極為可觀。公會的第一任主席是沈盤祺，第二任主席是陳保祿，第三任主席是房官麟，第四任主席是房漢佳，現任主席為曾傳友。

六、走出砂拉越，走向全社會

一九七八年，古晉惠東安公會加入馬來西亞東安會館聯合會，成為東馬區的唯一會員。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八年，砂拉越古晉連續兩屆被選為大馬東安會館聯合會理事長區，由古晉惠東安公會主席陳保祿出任聯合會理事長，房春泉任總務，曾傳友任財政。古晉惠東安公會從此走出砂州，走向全國。

一九七九年，砂拉越第一省華人社團總會（現稱為晉漢省華人社團總會）成立，古晉惠東安公會為其成員之一。從此惠東安公會的活動不再局限於三屬同鄉，而是融入了整個社會。

七、結束語

惠東安人在移居砂拉越古晉，建立第一個華族墾場的時候，是一個純樸的農業社會。他們的特殊宗教文化背景，使他們與其他的社群有很大的區別。

隨著國家社會的進步，許多惠東安人已經放棄務農的生活，而朝向工業，商業，建築業及文化教育各領域發展。

惠東安人的墾場今天已經成為發展區，到處都是住宅和商場。惠東安人的墾殖區從此將成為歷史的陳述了。

古晉惠東安人公會的成立，標誌著惠東安人社會發展的里程碑，是惠東安人從農村社會走向城市社會的開始。

由於篇幅的關係，這篇文章只談到幾個有關惠東安人移民與發展的史實，而不及於其他一般詳情。

我很感謝接受我訪問的沈玉芳，楊賜和，羅漢新，王維善，張孫茂，李春榜諸先生，他們向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這也使我體會到在文獻不足的歷史研究中，口述歷史是何等重要。

我也非常謝砂拉越博物院檔案局攝影組主任林佑生先生，他為我重拍了這些歷史照片，使我的文章內容有圖為証，使讀者的印象更深。當然，文責是我必須負的。

註一：The Sarawak Gazette ,September 1,1898 P.179

註二：Eda Green :Borneo ,The Land Of River and Palm, Borneo mission Association 1A,Sheffield Terrace,Kensington ,1909, P128

註三：Arthur F. Sharp:The Wings of the Morning ,H.H.Greaves LTD,London,1953 ,P71-P73

註四：Grahams Saunders:Bishops and Brook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19-220.

註五：前揭書，P.236

註六:前揭書 P.247

註七:Peter M.kedit(ed.):150 years of the Anglican Church in Borneo,1998,P.78

註八:ScGar,1899-1999, 100th Anniversary S.K .Garland, P30-32

參考資料

- 1 .The Sarawak Gazette ,1898
- 2 .Eda Green:Borneo ,The Land of River and palm, Borneo Mission Association ,1A sheffield Terrace, kensington,1909
- 3 .Arthur F.Sharp:The Wings of the morning ,H.H Greaves LTD,London ,1953
- 4 .Grahams Saunders:Bishops and Brook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5 .Peter M. Kedit(ed.):150 Years of the Anglican church in Borneo ,1998
- 6 .ScGar,1899-1999, 100th Anniversary, S.k.Garland, 1999
- 7 .古晉惠東安公會成立十二週年紀念特刊,1983。
- 8 .古晉惠東安公會會訊第一期,1985。
- 9 .古晉惠東安公會成立十六週年特刊,1986。
- 1 0 .馬來西亞東安會館聯合會會訊第一期,1994。
- 1 1 .第一屆世界東安壑親大會紀念特刊,1992。
- 1 2 .第四屆世界東安壑親大會紀念特刊,1999。
- 1 3 .四哩半中華公學新校舍落成典禮紀念特刊,1999。
- 1 4 .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

房漢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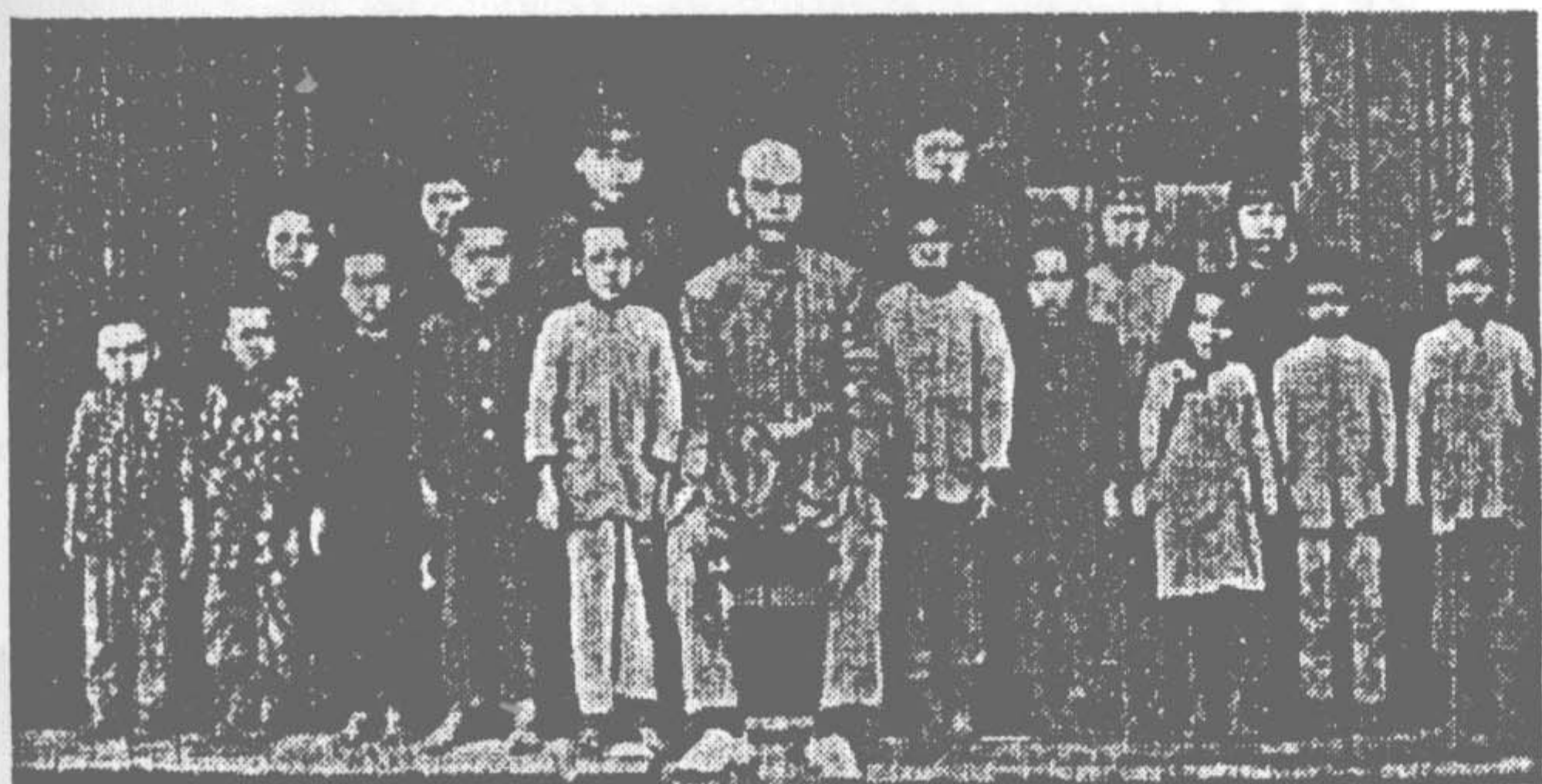
祖籍中國廣東省東莞縣,1936年出生於砂拉越古晉。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士、夏威夷大學碩士。曾任砂拉越各師範學院講師、科主任、副院長等職。著作有:《世界著名攝影家黃傑夫》(合著)、《砂拉越拉江流域發展史》(以三語出版)、《文化與教育》;譯著有《比較育制度》、《砂拉越掌故》。現已退休,專注於砂拉越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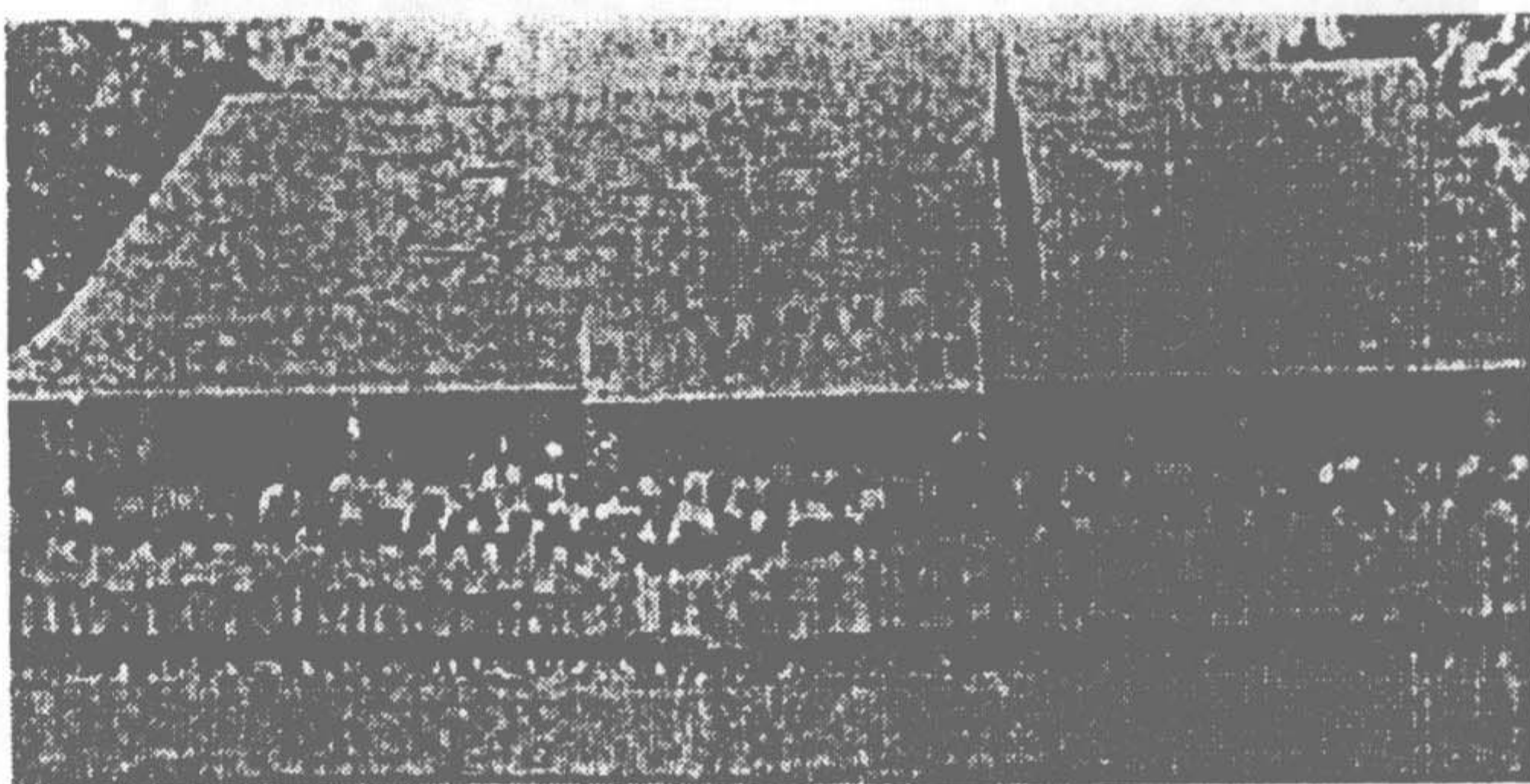
惠東安人最初在鹽柴港墾場建造的屋子，建屋材料是由砂拉越政府供給。



惠東安人本來是德國路德派巴錫教會教徒，來砂拉越以後由江貴恩帶領加入聖公會，這就是聖公會聖多瑪教堂，惠東安人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時都到來做禮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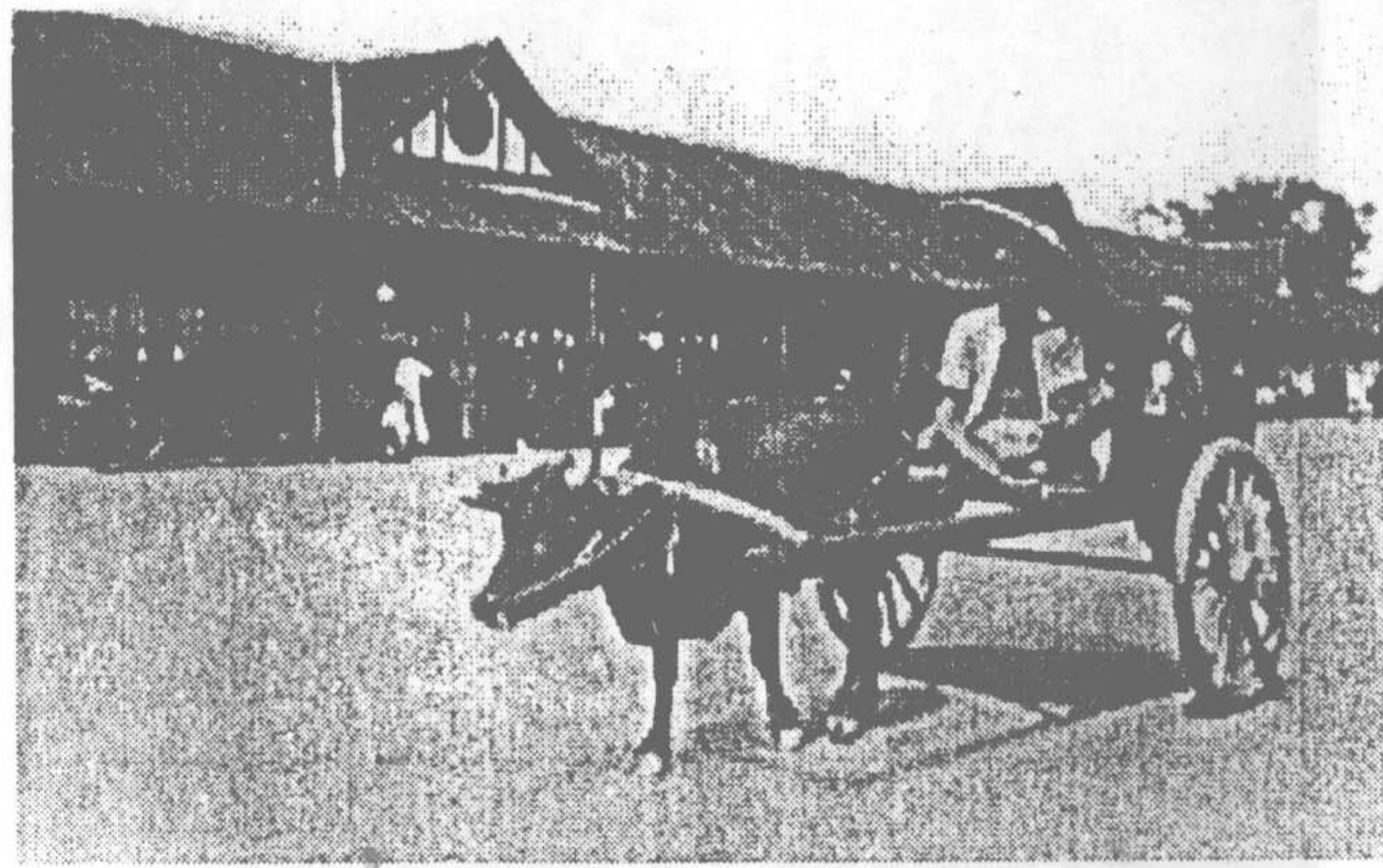
一八九九年，惠東安人在鹽柴港墾場開辦了一所華文學校，這是一九零零黃承歡校長與學生的合照。後來這間學校為了紀念嘉倫先生而稱為嘉倫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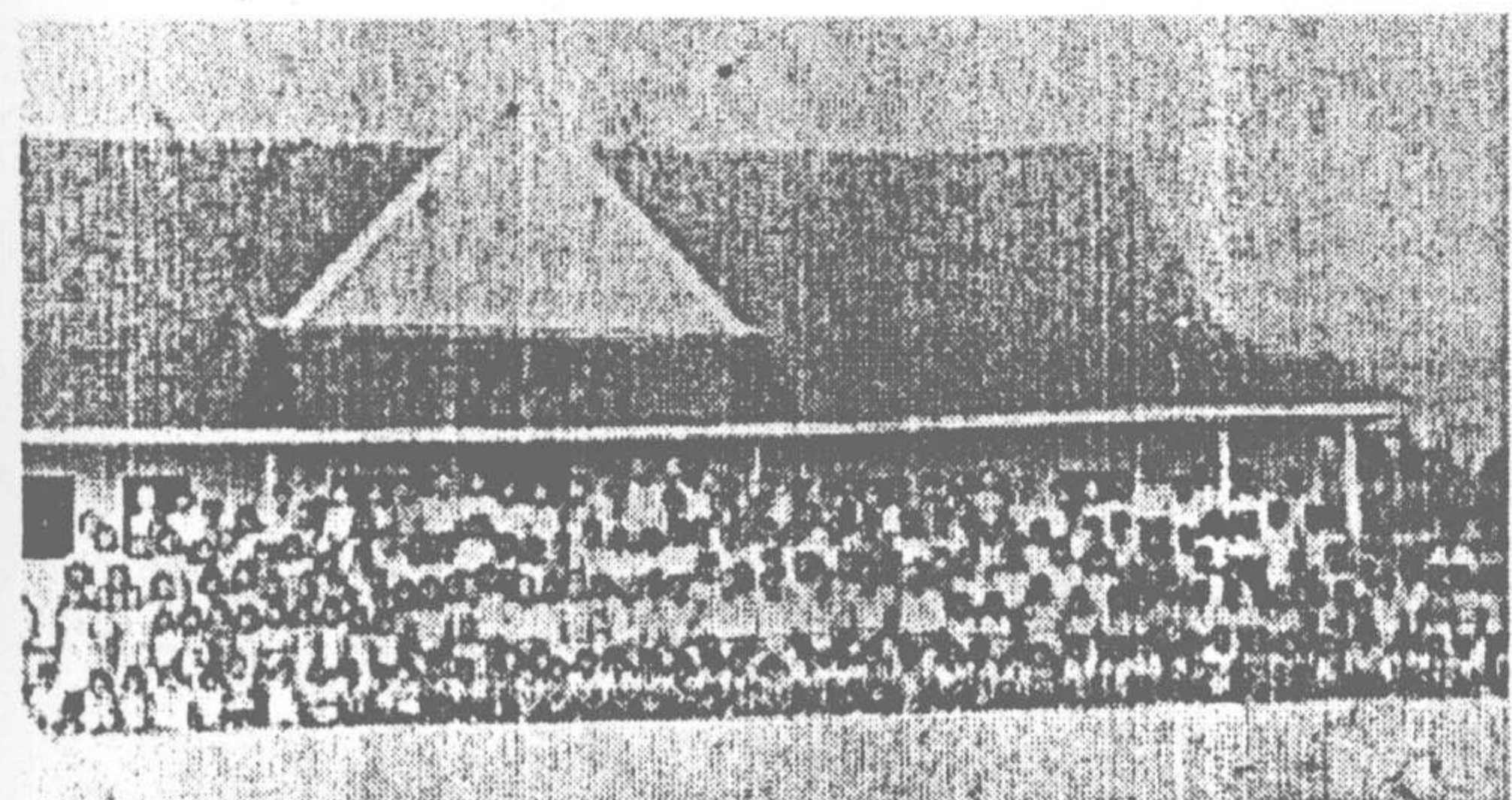
中國抗戰爆發，鹽柴港墾場人民率先在嘉倫學校獻捐，以拯救中國戰爭難民。



惠東安人曾經在石角路種植大量甘蜜，該地因此而稱甘蜜山，這就是甘蜜樹。(砂拉越博物院提供)



古晉甘蜜街的萊巴剎，是惠東安人售賣蔬菜的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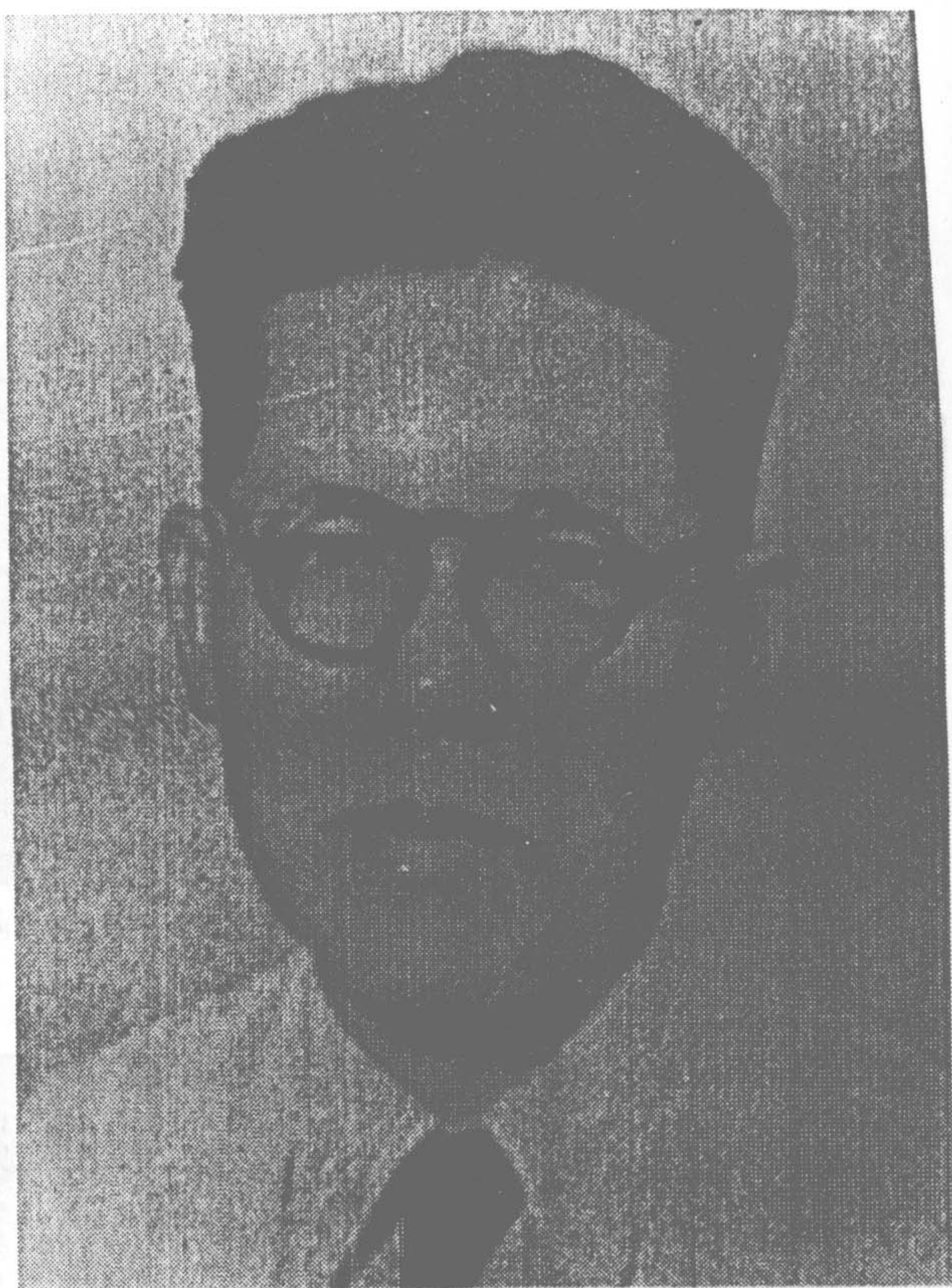
卓蔚南先生創辦的培育學校於一九三六年從三條石遷移至四里半，這是四里半培育學校的校舍，後來，培育學校改稱為四里半中華公學。



這是戰後培育學校的第一批學生，也是最後一批報讀培育學校的學生。前排右起第一位為房漢佳，第二位為張孫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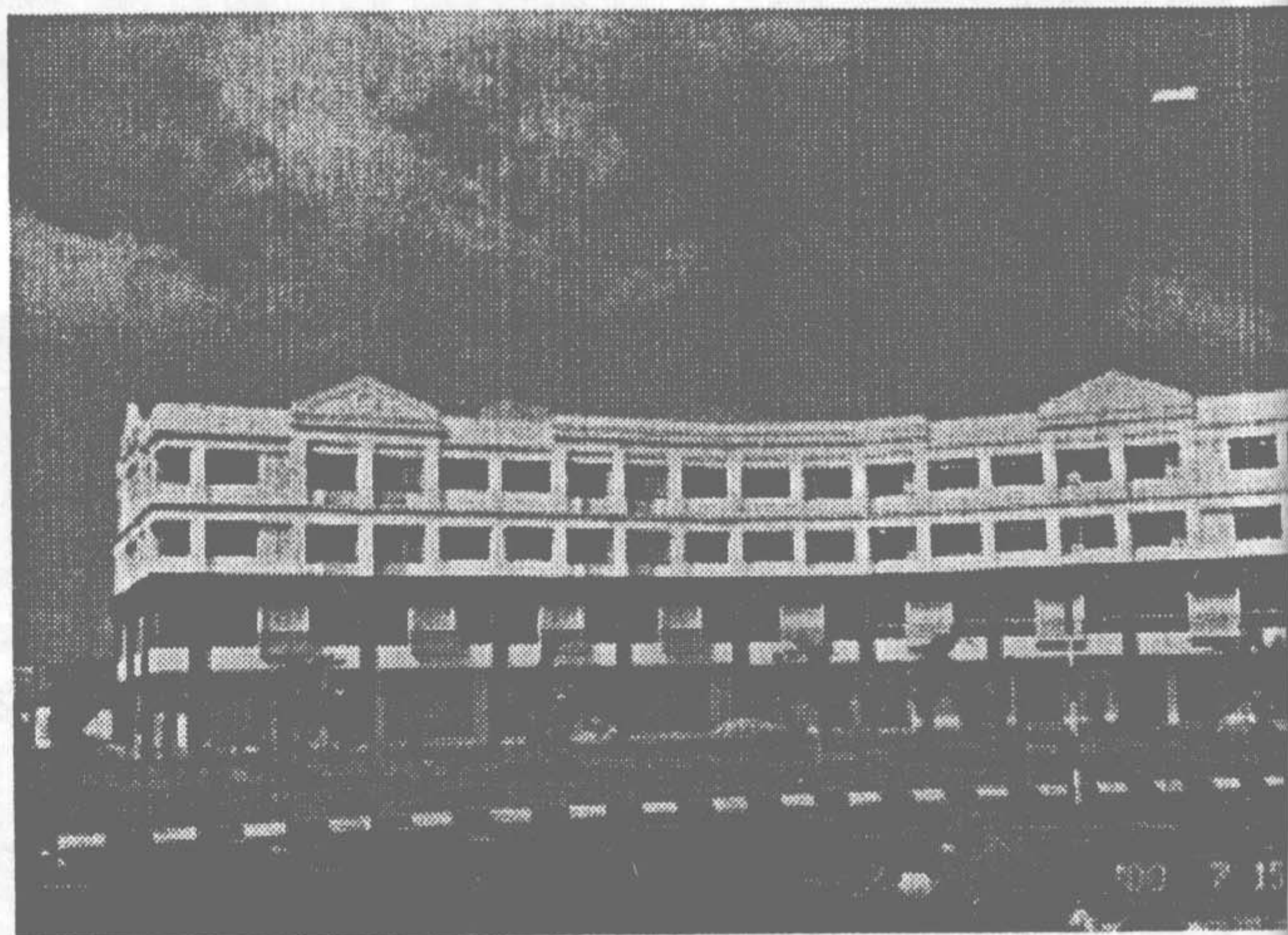
溫慈憐先生對於創辦培育校和發展培育學校有著很大的貢獻。(楊賜和先生提供)



卓蔚南先生是培育學校的創辦人 and 第一任校長。(楊賜和先生提供)



古晉惠東安公會的會所，座落在砂朥越熱鬧的街道上。



圖中左起第一、二間的第一樓是古晉惠東安公會新購置的會所 (曾傳友先生攝)

十九世纪中末、二十世纪初的成邦江华社

-新巴务华人墓山碑文中的轮廓

◎吴诒赐

前言

一直以来，砂州外站的历史与过去，是很少人去着墨的，周丹尼在ABriefAccount of Simanggang Bazaar 一文中一开始就这样的表示。¹对于这一点，笔者非常同意，尤其是在尝试整理成邦江史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专门论述成邦江历史的文章。我们可以找到无非是砂拉越宪报、英人政府一些零散记载。这些记载大都是时期性、乱散的。不过，这些资料正等待我们去梳理，为成邦江华族史奠下一个较完整的构架。

近二、三十年来，地方上也有一些人士，以随写、资料整理的方式为成邦江史撰写了一些文章。他们如杜明、石白木（林木森）、李南林、等等。周丹尼在其《砂拉越乡镇华人先驱》中也对成邦江史着墨不少。

本文将尝试为成邦江华族史做出较完整与全面化的论述。本文将采用笔者与斯里阿曼省华人注册总会文化与教育组、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斯里阿曼省工作委员会同人于1997年间对成邦江新巴务华人墓山墓碑调查所得的资料²与过去一般的资料的对比，来试描成邦江华族先民在该时期的生态。新巴务华人墓山乃成邦江最早之华人墓山，由二任拉者查而斯颁于当时之华社为墓山，目前由成邦江慈善社主理，其应用时期大约于1869—1924年间，拥有约百座墓莹，不过1997年调查只成功抄录69座墓碑的碑文。

巴素在《马来亚华侨史》表示“华人记录，非常缺乏。移民的华人完全属于苦力与少数商人阶级。他们之间受教育的异常之少。。。天资不倾向于著作。。。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去著述历史或论文，或描述他们社会的状况。”³不过，笔者认为巴素所描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我们正须努力整理先民的事迹，以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今年全国华人文化节的主题：“回归历史，再造辉煌”之意义正在于此。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成邦江华族史的空白须要得到填补，而且须要是较全面性与合理的填补。

本文期望能括盖以下范围：

1. 探讨成邦江的开埠与华族先民的角色
2. 十九世纪末成邦江华族社会的结构与活动
3. 华族与异族通婚的状况

¹ 周丹尼，ABriefAccount of Simanggang Bazaar，砂拉越宪报，1982年3月，页9—14

² 见吴诒赐，成邦江新巴务华人墓山调查报告，诗华日报，1997年7月10日

³ 见巴素，《马来亚华侨史》（中译本），页36

成邦江的开埠与华族先民

成邦江的开埠与行政中心的设立须追溯至1843年6月，那时候 James Brooke 在哈欣亲王的许可下第一次带领军队进攻处于沙里巴的海盗机地。次年8月，他又再次进攻鲁巴流域，此次的军事由 Keppel 领导。此后，James Brooke 一次又一次的深入进攻鲁巴流域，一直到1846年8月23日，汶莱苏丹把砂隆河与乌也河间的土地（包括鲁巴流域）交于 James Brooke。为了决解鲁巴流域的动乱，James Brooke 于1849年在那雅色加朗建立 James 堡。1852年为了巩固其实力，James Brooke 又在龙芽建立一堡。堡的建立证明了拉者政权的开始，往往也是一个城镇的设立。

James 堡的建立就有了华族先民在该处建立5间商店。根据周丹尼的记载，郑思兴 (Tay Sze Heng)（即后来成邦江商界的佼佼者阿哑之父与宋兴之公公）是其中一名拓荒者。⁴ 在该地经商者尚有吴、沈与陈姓人士。⁵ 其他的记录显示色加朗的那5间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并非华人在鲁巴流域最早的足迹。因为，1830年代，广东人士刘泽（叔、直）与其伙伴就在鲁巴流域活动了。固然如此，色加朗该是拉者时期成邦江华族最早的落脚处。

1864年，拉者放弃了处于低地的 James 堡，而在更下游、更具策略性的地点一成邦江建立了爱利斯堡。根据记载，色加朗的那5间华人商店也随堡的迁移而开始在成邦江立市。郑氏家族也从此称霸成邦江。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堡未在成邦江设立期间，成邦江到底有没有华族先民的存在？沈大孙墓的发掘可以证明，在堡未设立前，华人已经在成邦江活动与居住。爱利斯堡建于1864年，而沈大孙的下葬年却是同治元年（1862年），比堡早了2年。

从此推测，当色加朗开市之际，另一批的华族先民则在成邦江活动与居住——他们或从商、或务农未可肯定、或者当时的成邦江只是英人往返色加朗与龙芽的一驿站。有者更认为，成邦江建堡、开埠前华族先民墓莹的发现，并不足以断论成邦江已有华族先民在居住。可能只能说沈大孙墓与周遭的墓莹乃成邦江最早之华族公墓场地。

如其他的堡镇一般，成邦江的开埠乃拉者与华族先民间的互动结果。拉者设堡设立行政中心以扩张其权力范围及维护地方上的安宁，华族先民就踊往该处开市。虽然在成邦江我们没有看到华族先民计划性的迁入，不过其活动是受到英拉者的鼓励，因为拉者须要商业活动来提高其税收，以稳固经济。

成邦江华族社会的结构与活动

⁴ 周丹尼，A Brief Account of Simanggang Bazaar，砂拉越宪报，1982年3月，页9

⁵ 见郑泽冰，成邦江开埠郑氏家族先驱，《文海》创刊号，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8年5月30日，页54